

漢

書

二七



循吏傳第五十九

師古曰循順也上順公法下順人情也

班固漢書八十九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跡

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帥師古曰帥遵也民作

畫一之歌師古曰謂歌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孝惠垂拱高后

女主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至于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

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

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

度師古曰攘卻也民用彫敝茲軌不禁師古曰不可禁時少能以化

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見寬居官

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

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

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

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

化百姓益富師古曰鄉讀曰嚮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

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

至尊師古曰仄古側字仄陋言非正統而身經微賤也繇與由同次下類此興于閭閻師古曰閭里門也閭

里中門也言從里巷而即大位也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

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

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

所行以質其言

師古曰質正也

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

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

心者政平訟理也

師古曰訟理言所訟見理而無冤滯也

與我共此者其

唯良二千石乎

師古曰謂郡守諸侯相

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

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固廼服從其

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

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

師古曰所表謂增秩賜金爵也

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

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師古曰抵至也音丁禮反王成黃霸朱

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師古曰召讀曰邵所居民富所去見

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

遺風矣師古曰廩廩言有風采也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

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

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師古曰辟讀曰僻文翁欲誘

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

親自飭厲師古曰飭與敕同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

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賈計吏以遺博士如

曰金馬書刀今賜計吏是也作馬形刀環內以金鏤之晉灼曰刀書刀布布刀也舊時蜀郡二官作金馬書刀似佩刀形金錯其拊布刀謂婦

人割裂財布刀也師古曰少府郡堂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刀凡蜀
刀有環者也布蜀布細密也二者蜀人作之皆善故賈以為貨無限
於書刀布刀也如晉
二說皆煩而不當也
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

右職師古曰郡中高職也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

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曰學官學之官舍招下縣子弟以為

學官弟子師古曰下縣四郊之縣非郡所治也為除更繇師古曰不令從役也更工衡反繇讀

曰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

子使在便坐受事師古曰便坐別坐可以視事非正廷也坐財卧反每出行縣

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師古曰益多飭整也讀與敕同使

傳教令出入閨閣師古曰閨閣內中小門也縣邑吏民見而榮之

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

是大化

師古曰繇讀曰由

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

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

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

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師古曰文翁學堂于今猶

在益州城內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

先褒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

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

師古曰謂勸勉招懷百姓也勞即到反來郎代反

流民自占八萬餘口

師古曰隱度名數而

來附業也占之贍反

治有異等之效

師古曰異於常等

其賜成爵關內侯

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

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

膠東相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

云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夏工雅反

以豪桀役使徙雲陵師古曰身為豪桀而役御里人也霸少學律令喜

為吏師古曰喜謂愛好也音許吏反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

郎謁者孟康曰賞官主賞賜之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因入錢而見賞官坐同產有劾免

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師古曰同產謂兄弟也

史如淳曰三輔郡得仕用它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

署右職師古曰輕其為人也右職高職也使領郡錢穀計師古曰計謂出入之數也簿

書正以廉稱

師古曰言無所侵隱故簿書皆正不虛謬

察補河東均輸長

師古曰以廉見察而遷補

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

敏

師古曰內敏言心思捷疾也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眾

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

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

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

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繇是俗吏上嚴酷

以為能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位

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為

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師古曰此廷中謂廷尉之中

守丞相

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

師古曰大議摠會議也此廷中謂朝廷之中

知長信少

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

廷尉

師古曰勝及霸俱下廷尉

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

再踰冬

師古曰踰與踰同

積三歲迺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為

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

上上擢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

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

二千石居官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

奉宣

師古曰不令百姓皆知也

太守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

令

師古曰分扶問反

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

師古曰郵行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鄉官者鄉所治處也

以贍鰥寡貧窮者然

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

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

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

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

然霸精力

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

師古曰繹謂抽引而出也

問它陰

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

令周密

師古曰屬戒也周密不泄漏也屬之欲反

吏出不敢舍郵亭

師古曰舍止也

食

於道旁烏攫其肉

師古曰攫搏持之也攫音攫

民有欲詣府口言

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

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

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整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

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師古曰區處謂分別而處

置也音昌故反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

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師古曰識記也音式二反吏民不知所

出師古曰不知其用何術也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

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師古曰力猶勤也言先以德教化於下若有弗從然後用刑罰也

務在成就全安長吏師古曰不欲易代及損傷許丞老病聾如傳日許

丞縣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

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

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

簿書盜財物

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際而奔匿簿書以盜官物也

公私費耗甚

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北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

孟康曰關西人謂補滿爲適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

効乏軍興連

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

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

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

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

師古曰鄉讀曰嚮下亦同

孝子弟弟

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
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
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
師古曰虞書益稷
之辭已解於上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

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
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
鳳二年代邴吉爲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
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
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
飛集丞相府

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鶡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此鶡
音芬字本作鴝此通用耳鴝雀大而色青出羌中

非武貴所著也武貴鷓者色黑出上黨以其鬪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云今時俗人所謂鷓鷯者也音曷非此鷓雀也霸以

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鷓見丞相請與中二

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

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

遺及舉孝子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

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

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

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鷓雀飛止丞相府屋上

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鷓雀者問之

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師古曰圖謀也曰臣問上計長

吏守丞以興化條

師古曰凡言條者一一而跡舉之若木條然也

皇天報下神雀

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

知略微信竒怪也昔汲黯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

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

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

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

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

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

師古曰務舍廢也

相增加澆淳散樸

師古曰不雜爲淳以水澆之則味離薄樸大質也割之散也

並行僞

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其者爲妖

師古曰解讀曰懈

假令京

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

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

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漢家承敝通變造

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茲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

貴臣明飭長吏守丞師古曰飭讀與勅同次下類此歸告二千石舉

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

法令檢式師古曰檢局也音居儉反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

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師古曰奸求也音干以正明好惡天子嘉

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慚

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

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

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

師古曰如若也

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寃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

師古曰言欲拜將相事自在朕也

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

親

師古曰具知其材質

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

免冠謝罪數日乃決

師古曰乃得免罪

自是後不敢復有所

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爲相五歲甘露

三年薨謚曰定侯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爲大司馬

師古曰史著此者亦言霸

奏高爲太尉適事宜也 霸子思侯賞嗣爲關都尉薨

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廼

絕子孫為吏二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為陽夏游

徼師古曰游徼主徼巡盜賊者也與善相人者共載出師古曰同乘車見一婦

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

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取為妻與之終

身為丞相後徙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

平不苛以愛利為行師古曰仁愛於人而安利也未嘗笞辱人存

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太守

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

一入爲大司農爲人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

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爲膠東

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大古廣延茂士師古曰茂善也此誠

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師古曰直讀曰

值凶臆約結固亡竒也師古曰約屈也雖有亦安所施師古曰言在遠

郡無足展效也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師古曰司農主百穀故云周稷之業

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師古曰穰歲豐穰之歲穰音穰何則有

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蘇林曰魏無知也韋

昭曰無知字也師古曰倩士之美稱故云魏倩也而韋氏便以爲無知之字非也譬猶汲直爲汲黯豈爲字直乎且次下句云賴蕭公而後信

亦非何韓信雖竒賴蕭公而後信師古曰信謂爲君上所信任也一說信讀曰伸得伸

其材用也

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

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

師古曰言能自達也

邑感啟言

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

祿賜以共九族鄉黨

師古曰共讀曰供

家亡餘財神爵元年

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絜守節退

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

師古曰餽與饋同

可謂淑人君

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

師古曰離亦遭

其賜邑子黃金百斤

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

師古曰屬之欲反

曰我故

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

不如桐鄉民

師古曰嘗謂蒸嘗之祭

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

外民果共爲邑起家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

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

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

至於涕泣蹇蹇亡已師古曰蹇蹇不阿順之意也易蹇卦曰王臣蹇蹇面刺王

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師古曰媿古愧字媿辱也及

國中皆畏憚焉師古曰王及國人皆憚之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

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御皆

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

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師古曰間讀曰閑辟音闕遂曰大王知

膠西王所以為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

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擬於桀紂也師古曰得以

為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嘗與寢處師古曰說讀曰悅唯得所

言以至於是師古曰唯用得之邪言故至亡今大王親近群小漸漬

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

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

有益王許之遂廼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

日王皆逐去安等久之宮中數有妖怪王以問遂

遂以為有大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

崩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

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日益

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

師古曰謂新居喪服

日與近臣

飲食作樂鬪虎豹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所為

諄道

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

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

狂恐知身死為世戮柰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

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群臣坐陷王

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

以數諫爭得減死髮為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

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

師古曰左右謂側近相次者

二千石不能禽

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為渤海

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

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

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

霑聖化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

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師古曰赤子猶言初

生幼小之意也積水曰潢音黃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師古曰勝謂以威力克而

殺之也安謂以德化撫而安之上聞遂對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荅曰選用賢良

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

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

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

傳至渤海界

師古曰傳張戀反

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

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

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

師古曰鉤鑷也

持兵者廼為賊

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

師古曰罷讀曰疲言

為盜賊之心亦疲厭

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

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

遂廼開倉廩假貧民

師古曰假謂給與

選用良吏尉安牧養

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

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

畦韭

師古曰每一口即如此種也

家二母彘五雞

師古曰每一家則如此養之也

民有

帶持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

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嚮也秋冬課收斂

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師古曰菱芡也芡雞

頭也勞來勸勉也畜讀曰蓄芡音儉勞盧到反來盧代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

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

素者酒亡節度不可使師古曰者讀曰嗜遂不忍逆從至京

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師古曰日日恒飲酒也會遂引入宮

王生醉從後呼師古曰呼火故反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

還問其故師古曰還回也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

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

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

言天子說其有讓師古曰說讀曰悅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

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

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

為水衡丞以襄顯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官

館師古曰共居用反張知亮反下亦同為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

以官壽卒師古曰以壽終而卒於官也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師古曰召讀曰劬以明經甲

科為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

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為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為諫

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

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

止舍離鄉亭師古曰言休息之時皆在野次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

水泉師古曰行下更反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師古

曰關所以壅水音一曷反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

其利畜積有餘師古曰畜讀曰蓄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

師古曰言用之有次第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

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

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

師古曰視謂曰示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

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
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
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
秩賜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
離遠宮館稀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
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泰半大官
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師古曰廡周室也
茹人廡反廡音舞晝
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師古曰難古然字蘊
火著苗火也蘊於云反信臣以爲
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
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師古曰素所費
者今皆省也信臣

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
 民者師古曰百辟百官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
 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蜀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
 為立祠

循吏傳第五十九

黃金四十八萬河南太守的計常為第一
 父麻州陳史奏計曰為百城興味惟以
 口計計盜相為害其吏月陳奏計曰為之曰



酷吏傳第六十

班固

漢書第九十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

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至也

化以德禮則下知愧辱而至於治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

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德經

然是以為德下德務於修建更以喪之法令繁則巧詐益起故多盜賊也信哉是言也法令者

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師古曰言為治之體亦須法令而非治之本

昔天下之罔嘗密矣師古曰謂秦時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

下相遁至於不振師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萌避於吏至乎喪敗不可振救也當是之時



吏治若救火揚沸

師古曰言迫急也本

非武健嚴酷

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

師古曰惡讀曰烏烏於何也媮苟且也

言道德者

溺於職矣

師古曰溺謂沈滯而不舉也

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

使無訟乎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使我聽獄訟猶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

下士

聞道大笑之

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大

非虛言也漢興

破觚而為圜斲凋而為樸

孟康曰觚方也師古曰去嚴刑而從簡易抑巧偽而務敦厚也

凋謂刻鏤也字與彫同

號為罔漏吞舟之魚

師古曰言其跡也

而吏治蒸

蒸不至於姦

師古曰蒸蒸純壹之貞也

黎民艾安

師古曰黎眾也艾讀曰刈治也

由是

觀之在彼不在此

師古曰言不在於嚴酷也

高后時酷吏獨有侯

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

師古曰轢謂陵踐也音來的反

呂氏已敗遂

夷侯封之家

師古曰誅除也

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

其資

師古曰資材也

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被戮

師古曰卒終也

其後有郅都寔成之倫

師古曰郅之日反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為中郎

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

師古曰賈姬即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者

野彘入廁上目都

師古曰動目以使也都

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

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本宗廟

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

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南閻氏宗人三百

餘家豪猾

應劭曰矚音馬矚眼之矚師古曰音閑

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

帝拜都為濟南守至則誅矚氏首惡餘皆股栗

師古

曰言懼之甚至於股脚戰栗也

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

都如大府

師古曰言猶如統屬之

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

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日已背親而出

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

尉丞相條侯至貴居也

師古曰居怠傲讀與倨同

而都揖丞相是

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

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師古曰言其執手擊之甚

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

師古曰簿者獄辭之文書也音步戶反

臨江王

欲得刀筆為書謝上

師古曰刀所以削治書也古者書於簡牘故必用刀焉

而都禁

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間予臨江王

師古曰伺間隙而私與也

臨江

王既得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

中都

師古曰謂構成其罪也中竹仲反次下亦同

都免歸家景帝廼使使即

拜都為鴈門太守

師古曰就家拜便道之官

師古曰不令至闕陳謝也

得以

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

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

師古曰以木為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

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

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

師古曰釋置也解也謂放免也

竇太

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也

甯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小吏

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東溼師古曰操執持也東溼言其急之甚

也溼物則易東操千高反猾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

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

如此及成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

結驩久之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師古曰長安左右京

邑之中也上召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

室豪傑人皆惴恐師古曰惴戰栗也人人皆戰恐也惴之瑞反武帝即位徙為

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

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為不復收如淳曰以被重刑將不復見收用也

師古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迺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

師古曰輒解脫鉗鈇亡去也傳所以

出關之符也音張戀反

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

比人乎

師古曰賈謂販賣之

迺貫其陂田千餘頃

師古曰貫賈假取之也賈吐得反

假貧民役使數千家

師古曰假雇賃也

數年會赦致產數千

萬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

郡守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

師古曰封為周

陽侯故因氏焉

師古曰遂改趙姓而為周陽也

由以宗家任為郎事文帝

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脩謹然由居

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

者曲法滅之

師古曰撓亦屈曲也音女教反

所居郡必夷其豪

師古曰平除之為

守視都尉如今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汲黯為伎

師古曰伎意堅也音章鼓反

司馬安之文惡

孟康曰以文法傷害人也

俱在二千

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

師古曰茵車中蓐也馮車中所馮者也言此二人皆下讓由故

同車之時自處其偏側不均蔽也馮讀曰凭

後由為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

公爭權相告言

師古曰勝屠姓也

勝屠公當抵罪議不受刑

自殺而由弃市自竄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

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

師古曰大抵大歸也音丁禮反

趙禹獯人也

師古曰獯讀曰邨扶風縣也音胎

以佐史補中都官

師古曰京師諸

官為吏也

用廉為令史事大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

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

禹無害

師古曰無害言無人能勝也

然文深

應劭曰禹持文法深刻

不可以居

大府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以為

能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

司以法盡自此始禹為人廉裾

師古曰裾亦傲也讀與裾同

為吏以

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

師古曰造千到反

報謝

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

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

孤立行一意而

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

師古曰不見知者無所搜求也

中廢已為廷尉始條侯以禹賊深及禹為少府九

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

名為平王温舒等後起治峻禹禹以老徙為燕相

數歲諄亂有罪免歸師古曰悖惑也言其心後十餘

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常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

盜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師古曰武帝母太后問

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廼

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孟康曰姁縱姊名也師古曰姁許于反補上

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溫籍服虔曰敢行暴害之政師古曰少溫籍言無所含容也溫於問

反籍才縣無逋事師古曰逋亡也負也音必胡反舉第一遷為長陵及

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脩

成子中師古曰脩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也中者其子名也讀曰仲上以為能遷為河

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

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師古曰悍胡旦反敢深入有

功封爲岸頭侯甯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

夫弘曰師古曰公孫弘臣居山東爲小吏時甯成爲濟南都

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廼拜成爲關

都尉歲餘關吏稅肆郡國出入關者李奇曰肆閱也師古曰肆弋二反

號曰甯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師古曰猛獸產乳養護其子則搏鉗過常故以喻也

直讀曰直一日直當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

甯成家居南陽及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

弗爲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

暴之屬皆奔亡南陽

師古曰孔氏暴氏二家素豪猾者

吏民重足一

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

曰平氏杜衍二縣名也

遷為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

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

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

壹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

孟康曰壹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楮加罪

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為解脫死罪盡殺之師古曰鞠窮也謂窮治也

是日皆報殺四

百餘人

師古曰奏請得報而論殺

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

師古曰百姓有素豪猾為罪惡者今畏縱之嚴反為吏耳目助治公務以自效

是時趙禹張湯為

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鳥擊毛摯為治

師古曰言如鷹隼之擊
奮毛羽執取飛鳥也

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

師古曰民
更改也

為茲京師尤甚廼以縱為右內史王温舒為中尉温

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

師古曰言温
舒雖酷惡而

縱又甚也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茲

益不勝

晉灼曰
取音趣

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

為務閭奉以惡用矣

師古曰閭奉以嚴惡之故而
見任用言時政尚急刻也

縱廉其

治效邳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

師古曰
已謂病

愈也言帝父病既得愈而
忽然即幸甘泉卒讀曰猝

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

不行此道乎銜之

師古曰銜含也苞
含在心以為過也

至冬楊可方

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

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

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

捕爲可使者此爲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也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格讀曰閣

弄縱市後一歲張

湯亦死

王溫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爲姦

師古曰推殺人而埋之椎直追反其字從木

已而試縣亭長

師古曰試補也

數廢數爲吏以治獄至廷尉

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其多稍遷至廣

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爲爪牙

師古曰豪桀而性果

敢一往無所顧者以爲吏也

皆把其陰重罪

師古曰把布馬反

而縱使督盜賊

師古曰縱放也督察視也

使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

師古

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溫舒意者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法謂行法也

即有避回夷之亦滅

宗

師古曰避回謂不盡意捕擊也回胡內反

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

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

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今郡具

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

師古曰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也部

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

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

師古曰以臧致

罪者既沒入之又令出倍臧或收入官或還其主也

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

流血十餘里

師古曰天子可其奏而論決之殺人既多故血流十餘里

河內皆怪其奏

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

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今冬月

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

其好殺行

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

放河內

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

應劭曰徒但也猜疑

也取吏好猜疑作

河內則揚皆麻戊關中揚贛成信等

師古曰比皆猜駭者

義縱為內史憚之未敢恣治

師古曰言溫舒憚縱不得恣其酷暴

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坐法

抵罪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它昏昏不辯師古

曰言為餘官則心意蒙蔽職事不舉昏昏音昏

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

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

鉅購告言姦

師古曰鉅所以受投書也音項解在趙廣漢傳也

置伯落長以收

司姦

師古曰伯亦長帥之稱也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司察姦人也

溫舒多諂善事有

執者即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

無執雖貴戚必侵辱

師古曰謂不居權要之職者

舞文巧請下戶

之猾以動大豪

師古曰弄法為巧而治下戶之狡猾者用諷動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為大豪中有權要不可

治故也請謂奏請

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氏盡靡爛獄

中

師古曰大氏大歸也靡碎也氏丁禮反靡武皮反

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

而冠

師古曰言其殘暴之甚也非有人情

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

伏有執者為遊聲譽稱治數歲其更多以權貴富

師古曰為權貴之家所擁佑故積受取致富者也

溫舒擊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

師古曰不當天子意也中竹仲反

坐以法免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

未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師古曰覆

為卒者也上說師古曰說拜為少府徙右内史治如其校脫漏未

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如故操

歲餘會宛軍發孟康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

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負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

自殺師古曰負騎騎之有正負也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

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

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温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為五也

温舒死家繫千金師古曰曰象古累小字

尹齊東郡荏平人也師古曰荏疑反以刀筆吏稍遷至御

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

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寤成上以為能拜為中

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末強少文

師古曰木質也言如木石之為也

豪惡

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

師古曰惡吏不肯為用獨以善吏在故不能治事也

以

故事多廢抵罪

師古曰以職事多廢故至於坐罪也

後復為淮陽都尉

王溫舒敗後數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

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

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以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

之師古曰所謂武功賞官以寵戰士

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

放尹齊以敢擊行

師古曰果敢搏擊而行其治也

稍遷至主爵郡尉

上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

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爲其伐前勞師古曰伐謂矜恃也以書

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陔劉德曰南越中險地名也

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師古曰騫與搴同騫拔取之烏足以驕人

哉師古曰烏於何也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

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師古曰建德南越王

名也尉佗玄孫也呂嘉其相也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

援是二過也師古曰以僕不窮追之故今建德得以東越爲援也士卒暴露連歲

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

傳行塞師古曰傳張戀反行下更反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

鄉里是三過也

師古曰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將軍并將梁侯三印故三組也組即綬

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

師古曰內顧言思妻妾也解謂自解說也若今言分跡

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

曰率數百

孟康曰僕嘗為將請官蜀刀詔問賈曰言比率數百也師古曰賈讀曰價

武庫曰出

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

師古曰干犯也

受詔不

至蘭池宮

如淳曰本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宮頓而不去蘭池宮在渭城

明日又不對假

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

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

能率眾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温

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為彘

所縛語在朝鮮傳還免為庶人病死

咸宣揚人也

師古曰咸音減省之減揚河東之邑

以佐史給事河東守

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

師古曰將軍衛青充使而於河東買馬也

見宣無害

言上徵為廢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使治主

父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詆殺者其衆

師古曰誣也

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

歲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王温舒為中尉而宣為左内史其治

米鹽

師古曰米細雜也

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寶

物官吏令永弗得擅揺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

壹切為小治辯然獨宣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難以

為經

師古曰經常也不可為常法也

中廢為去扶風坐怒其吏成信

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將吏卒

師古曰郿扶風縣也音媚

闌入上

林中螽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

師古曰中苑竹仲反

宣下

吏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

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

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

師古曰滋亦益也

南陽有梅免百政

師古曰梅百皆姓也

楚有段中杜少

師古曰中讀曰仲

齊有徐勃燕趙之

間有堅盧孟范主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

邑取庫兵釋死罪

師古曰釋解也

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

石為檄告縣趨具食

師古曰趨讀曰促

小群以百數掠鹵鄉

里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

使督之師古曰出焉使者督察也猶弗能禁師古曰禁居禽反乃使光祿大

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

虎符發兵以興擊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斬首大部或至萬

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

數歲廼頗得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

川往往而群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

沒其命也孟康曰沈滅匿也命亡逃也師古曰應說是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

捕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

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

課累府府亦使不孟康曰縣有盜賊府亦并坐使縣不言言之也師古曰府郡府也累力端反

故盜賊寤多師古曰寤漸也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師古曰京兆鄭縣即今之華州以郎為天水

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以殺伐為治郡國盜賊並

起遷廣明為淮陽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

客胡倩等謀反師古曰倩子見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

數十言使督盜賊出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

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

乘駟馬車至圍師古曰陳留圍縣圍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

是守尉魏不害與廐嗇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

之上封不害為當塗侯德轅陽侯

師古曰轅音遼

昌蒲侯

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為

侯者得東歸不占曰女欲不貴矣

師古曰言汝意欲歸不吾今貴汝謂賜之爵也

女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

師古曰遺戈季反

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上以廣明

連禽大姦徵入為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為淮

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關內侯

徙衛尉後出為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蔡

義為御史大夫以前為馮翊與議定策

師古曰與讀曰豫封

昌水侯歲餘以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

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妻與

姦既出不至質服虔曰質所期處也引軍空還下太僕杜延年

簿責師古曰簿步戶反廣明自殺闕下國除兄雲中為淮陽

守亦敢誅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師古曰高祖時徙之其地後為陽陵

縣延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為

長史出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為爪牙誅

鉏豪彊姦邪不敢發以選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

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

發言延年按劍廷叱群臣師古曰止於朝廷之中而叱之也若言廷爭矣即日

議決語在光傳宣帝即位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

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

炭葦諸下里物孟康曰死者歸蒿里茆井地故曰下里師古曰以數千萬錢為本而貯此物也昭帝

大行時方上事暴起師古曰方上謂壙中也昭帝暴崩故其事倉猝用度未

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異其疾

用欲以求利師古曰疾速也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奏

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

民牛車三萬兩為儻師古曰一乘為一兩儻謂賃之與顧直也音子就反載沙便

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儻直車

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

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

召延年欲為道地

師古曰為之開通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

延年抵曰

師古

曰抵拒諱也音丁禮反

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

師古曰延年當給事莫府又為大將

軍長史故云然也

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

師古曰既無實事當令有司窮

治盡其理

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

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

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

師古曰自謂乞與之也乞音氣願

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

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

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

師古曰悸心動也音揆

謝田大夫曉大

司農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

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家通理也光忿其拒諱故

不佑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

何面目入牢獄使眾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

閉閣獨居齋舍

師古曰齋讀曰齋

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

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

晉灼曰使者至司農發詔書故鳴鼓

也師古曰刎謂斷頸也

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

年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為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

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

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

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劾大司農田

延年持兵干屬車

師古曰干犯也屬車天子後車也之欲反

大司農自訟不

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官

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

年闌內罪人法至死

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不得入師古曰覆反也反以此事劾之

覆芳目反

延年亡命會救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

延年以御史書先至詎御史府復為掾宣帝識之

張晏曰識其前劾霍光擅廢立

拜為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丞

相掾復擢好時令神爵中西羌反彊弩將軍許延

壽請延年為長史從軍敗西羌還為涿郡太守時

郡比得不能大守

師古曰比頻也

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

師古曰廢公法而狡亂也

大姓西高氏東高氏

師古曰兩高氏各以所居東西為號者

自

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悟

師古曰悟逆也音悟

咸曰寧

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

師古曰放縱也

發輒

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

師古曰浸漸也

道路張弓拔刃

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孟吾趙繡按高

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

師古曰新為郡將也謂郡守為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

心內懼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

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白其輕者延

年索懷中得重劾

師古曰索搜也音山之各反

即收送獄夜入晨將

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

師古曰在高氏前死

吏皆股弁

師古曰股

戰若弁弁謂撫手也

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

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

二十斤豪彊脅息

師古曰脅鐵也弁氣而息

野無行盜威震旁郡

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

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之

師古曰飾文而入之為罪

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

曰詭違正理而殺也

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

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

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幡

延年為

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

師古曰悍動也

雖子貢冉有通藝於

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

鄉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

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

秦其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

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

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

師古曰總集郡府而論殺

流血數

里河南號曰屠伯

鄧展曰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伯長也

令行禁止郡

中正清是時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

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迺以書諭之

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

應劭曰韓盧六國時韓氏之黑犬也孟康

曰言良犬之取菟仰觀人之意而獲之喻不妄殺

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

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師古

曰喉咽言其所在襟喉又如人體之有喉咽也二周東西周君國也咽一千反

莠盛苗穢何可不鋤

也

師古曰莠粒穀所生也苗粟苗也莠音誘

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

在潁川以寬恕為治郡中亦平婁蒙豐年

師古曰婁古屢字

鳳皇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

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己前

師古曰比接近也音

頻二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

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又道司農

中丞耿壽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

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

師古曰作此倉非奇異之

功也公卿不知為之是曠官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

也壽昌安得擅此以為權乎

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應劭曰符竹使符也臧在符節臺欲有所拜召治書御史符節令發

符下太尉也

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恨會琅邪太守

以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丞曰此

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

師古曰與丞言云爾

又延年察獄

史廉臧不入身

師古曰延年察舉其獄史為廉而此人乃有臧罪然臧不入身也

延年坐

選舉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

師古曰言已濫被貶

秩後人寧敢復舉人乎

丞義年老頗悖

師古曰心思惑亂悖布內反

素畏延年

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

無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

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

師古曰取休假

上書言延年罪名十

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

驗有此數事以結延年

師古曰結正其罪也

坐怨望非謗政治

不道弃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

師古曰建丑之

月爲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

到雒陽適見報囚

師古曰奏報行決也

母大驚便

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

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

年

師古曰數所具反

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

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

師古曰顧反也乘因也

欲

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

師古

曰重直用反

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臚

師古曰臚及正歲禮畢也正之盈反

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

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已亦當死

我不

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

師古曰言素意不自謂如此也

行矣去女

東歸埽除墓地耳

師古曰言待其喪至也

遂去歸郡見昆弟宗

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

師古

曰稱其賢智也

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

曰萬石嚴

師古曰一閉之中五

次弟彭祖至太子太

傅在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為樓煩

長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徒為

頻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延

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

臧匿亡命

鄧展曰紅陽姓長仲字也如淳曰紅陽南陽縣也長仲字也師古曰姓紅陽而兄字長弟字仲今書長

字或作張者非也後人所改耳一曰紅陽侯王立之子兄弟長少也

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

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

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廼得長安中姦猾浸

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

師古曰或有自怨於吏或受人賕賂報仇

也讎相與探丸為彈

師古曰為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共探取之也彈徒旦反

得赤丸

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

師古曰其黨與有為吏及它人

所殺者則主其喪事也

城中薄暮塵起勦劫行者死傷橫道抱

鼓不絕

師古曰枹擊鼓推也音孚其字從木

賞以三輔高弟選守長安

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

各數丈致令辟為郭

師古曰致謂積累之也令辟概輒也郭謂四周之內也致讀如李字又立曰綴今

音零辟避歷反

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

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

師古曰五家為伍伍人者各其同伍之人也 雜

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

師古曰惡子不丞父母教命者 無市籍商

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

師古曰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扞臂衣也籍記為名籍以記之

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

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効以為通行飲食群盜

師古曰飲於禁反食讀曰飲

賞親閱見十置一

師古曰置放也

其餘盡以次

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

枕藉死便輿出廬寺門桓東

如淳曰廬埋也舊唐書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

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懸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

揭著其姓名

師古曰揭杙也杙杙於廬空處而書死者名也揭音竭杙音弋字並從木

百日後迺

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歔

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

師古曰安猶焉也死

謂尸也

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

師古曰諒信也葬字合韻子郎反

賞

所置皆其魁宿

師古曰魁根本也宿久舊也

或故吏善家子失計

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

師古曰財與纒同

皆貫其

罪

師古曰貫貫緩也

詭令立功以自贖

師古曰詭責也

盡力有效者因親

用之為爪牙追捕甚精甘者姦惡甚於凡吏師古曰者讀

嗜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

不敢闖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為江夏太守捕

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群盜起

以賞為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

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為

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

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

汙坐臧慎母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北

尹皆尚威嚴有治辯名

贊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為聲然都抗直引是

非爭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

蘇林曰邑音人相悒

納之悒師古曰如蘇氏之說邑字音烏合反然今之書本或作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

時辯

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據法守正

師古曰據音據杜周從

諛以少言為重張湯死後罔密事叢

師古曰叢謂眾也寤以

耗廢

師古曰寤漸也耗亂也音莫報反

九卿奉職救過不給

師古曰給供給也何

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眾多然莫

足數此知名見紀者其廉者足以為儀表

師古曰謂有儀形可

表明其汙者方略教道一切禁姦

師古曰汙濁也道讀曰導亦質

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

師古曰稱尺孕反

湯周子孫貴盛

故別傳

師古曰言所以不列於酷吏之篇也

列於酷吏之篇也

列於酷吏之篇也

漢書酷吏傳第六十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貨殖傳第六十一

班固

漢書九十一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抱

關擊柝者

師古曰阜養馬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關守門者也擊柝守夜擊木以警眾也柝音土各反

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

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

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

師古曰衍謂地平延者也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原下陁曰隰

教民種樹畜養

師古曰樹殖也

五

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械之資

師古曰藿

亂也即今之菝也械者器之總名也藿音桓亂音五官反菝音敵

所以養生送終之具

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中木未落斧斤

不入於山林師古曰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豺獾未祭置網

不布於罝澤師古曰禮記王制云獾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月令孟春之月獾祭魚季秋之月

豺乃祭獸豺禽鷹隼未擊鷹隼矰弋不施於後隧師古曰隼亦擊鳥即

矰者弋之矢也後隧徑道也矰音曾後音遂鷹音胡骨反

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糝蘗澤不伐天師古曰糝古槎字也

槎邪斫木也蘗髮斬之也此天謂草木之方長未蝮魚麝卵

成者也槎音士牙反蘗音五葛反天音烏老反

咸有常禁師古曰蝮小蟲也麝鹿子也卵鳥卵也月令孟春之月母殺孩蟲母麝母卵蝮音弋全反麝音莫奚反穡足功

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師古曰蕃多也阜盛也蕃音扶元反穡足功

用如此之備也師古曰備即蓄字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

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

俱瞻師古曰言以其所有交易所無而不匱乏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

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師古曰泰卦象

辭也后君也左右助也言王者資財用以成教養天地之化育以救助其眾庶也左右讀曰佐佑備物致用立

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備物致用謂備取百物而極其

功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師古曰管仲之書也

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師古曰閒讀曰閑工相與議技巧於

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故摠而三言

之也說者云因井而為市其義非也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墾朝夕從事

不見異物而遷焉師古曰言非本業則弗觀視故能各精其事不移易故其父兄

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

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

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

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辟讀曰辭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

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師古曰道讀曰導故民

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師古曰直道而行謂以德禮率下不飾偽也及周室

衰禮法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

斲師古曰桷椽也楹柱也節栒也山刻為山形也斲侏儒柱也藻謂刻鏤為水藻之文也刻桷丹楹魯桓宮也山節藻斲臧文仲

也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師古曰八列舞於庭謂季氏也以雍樂徹食三家則然事見論

語

其流至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

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于相文

之後

師古曰齊桓晉文也

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

者欲不制僭差亡極

師古曰者讀曰嗜其下並同極止也

於是商通難得

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

取世資

師古曰追逐也

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

篡弑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

師古曰圍謂禁守其

也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

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袒褐不完含菽

飲水

師古曰袒布長襦也褐編臬衣也袒音豎豎音亦含字也菽豆也

其為編戶齊民同列

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愠色故夫飾變詐
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
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師古曰繇
讀與由同
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迺用范蠡計然孟康曰
姓計名

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
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彘為首豈聞復有姓計名然
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彘之師也焉
有如此而越國不記其事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
蔡說謬矣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豈是范蠡書篇乎計然一
號計研故實戲云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博
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
著五方所出皆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薄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
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
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
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

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

師古曰形顯見故

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

師古曰旱極則水水極則旱故於旱時而預蓄

舟水時預蓄車以待其貴收其利也

推此類而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

遂報彊吳刷會稽之恥

師古曰刷謂拭除之也音所劣反

范蠡歎曰計

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

迺乘扁舟

孟康曰特舟也師古曰音匹延反

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為鷓

夷子皮

師古曰自號鷓夷者言若盛酒之鷓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鷓夷皮之所為故曰子皮

之陶

為朱公

孟康曰陶即今定陶也

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

物所交易也迺治產積居與時逐

孟康曰逐時而居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言豫居貨物隨時而逐利

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

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

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師古曰息生也遂至鉅萬故言

富者稱陶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師古曰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也發貯

鬻財曹魯之間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鬻賣之也鬻音弋六反七十子之徒

賜最為饒師古曰言於弟中之最為富而顏淵簞食瓢飲在于陋

巷師古曰簞笥也食飯也瓢匏勺也一簞之飯一瓢之飲至貧也簞音丁安反食音似瓢音頻遙反子贛結駟連

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

元禮師古曰為賓主之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

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之言也。顏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子贛不受教，命唯財是殖，億度是非幸而中耳。意讀曰：億中音竹仲反。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犇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師古曰：祖始也。其法為本始也。

猗頓用鹽，鹽起。

師古曰：猗頓，魯之窮士也。鹽，鹽池也。於鹽造鹽，故曰鹽鹽。鹽音古。

邯鄲郭

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師古曰：埒等也。

鳥氏羸畜牧

師古曰氏音支鳥氏姓也羸名也其人為畜牧之業也

及眾斥賣

師古

曰畜牧蕃盛其數多則出而賣之也

求竒繒物間獻戎王

師古曰避時之禁故伺間隙私遺戎王

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馬

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筭故

以山谷多少言之

秦始皇令羸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師古

曰與讀曰豫請音才姓反

巴寡婦清

師古曰以其行絜故號曰清也

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

世師古曰丹丹沙也穴者山谷之穴出丹也

家亦不訾

師古曰言資財衆多無限數訾音子移反

清寡

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

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

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

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

出其中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繇讀曰徭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

百號孟康曰五十五匹也師古曰號古蹄字牛千號角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賈而牛賤以此為率也師古

曰百六十七頭牛則為蹄與角凡一千二也言千者舉成數也千足羊師古曰凡言千足者二百五十頭也澤中

千足彘水居千石魚波師古曰波讀曰陂言有大陂養魚一歲收千石魚也說者不曉乃改其波

字為皮又讀為披皆失之矣山居千章之萩孟康曰萩任方章者千枚也師古曰大材曰章解在百官

公卿表萩即楸樹字也其下並同也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

千樹橘淮北滎南河濟之間千樹萩師古曰滎亦水名濟水所溢作

也即今所謂滎澤也陳夏千畝黍師古曰陳陳縣也夏夏縣也皆屬淮陽種黍樹而取其汁夏音嘏齊

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

千畝畝鍾之田孟康曰一鍾受六斛四斗師古曰一畝收鍾者凡千畝也若干畝厄茜

孟康曰茜草厄子可用漆也師古曰茜音千見反千畦薑韭師古曰畦音攜此其人皆與千

戶侯等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

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師古曰言其易以得利也

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師古曰千釀瓮以釀酒醯醬千瓠師古曰瓠長頸甕也

受十升瓠音胡雙反漿千僖孟康曰僖翬也師古曰僖人僖之也一僖兩翬僖音丁濫反屠牛羊豕

千皮穀糴千鐘師古曰謂常糴取而居之薪橐千車船長千丈師古曰

曰摠積船之丈數也木千章竹竿萬个孟康曰个者一个兩個師古曰个讀曰箇箇枚也輶

車百乘師古曰輶車輕小之車也輶音弋昭反牛車千兩師古曰車一乘曰一兩謂之兩者言其輶

輪兩兩而耦

木器漆者千枚銅器千鈞

器康曰三十斤為一鈞

素木鐵

器若卮茜千石

孟康曰百二十斤為石素木素器也

馬蹏噉千

師古曰噉口也蹄與

口共千則為馬二百也

牛千足羊彘千雙

師古曰彘即豕

童手指

千

孟康曰童奴婢也古者無空手勞口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蹏角也師古曰手指謂有巧伎者指千則人百

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

師古曰文采繒

也帛之有

色者曰采

荅布皮革千石
孟康曰荅布白疊也師古曰疊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其量耳非

白疊也荅者重厚之貌而讀者妄為榻音非也

黍千大斗

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斗也今俗猶有大量

麴鹽鼓千合

師古曰麴鹽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為合鹽鼓則斗斛量之多少等亦為合合者相配耦之言耳今

西楚荆河之俗賣鹽鼓者鹽鼓各一斗則各為裹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迺讀為升合之合又改作台競為解說失之遠矣

鯨千斤

師古曰鯨海魚也鯨刀魚也飲而不食者鯨音胎又音滂鯨音齊又音才爾反而說者妄讀鯨為夷非唯失於訓物

亦不知 鮓鮓千鈞師古曰鮓膊魚也即今不著鹽而乾者也鮓今音矣

說者乃讀鮓為鮓魚之鮓音五回反失義速矣鄭康成以為鮓於焗室乾之亦非也焗室乾之即鮓耳蓋今巴荆人所呼鮓魚者是也音

居偃反秦始皇載鮓亂臭則是鮓魚耳 棗栗千石者三之師古曰

日三 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師古曰狐貂貴故計其數羔羊賤故稱其量也

旗席千具它果采千種師古曰果采謂於山野采取果實也子貸金錢千

貫節駟僧孟康曰節節物貴賤也謂除估僧其餘利比於千乘之家也師古曰僧者合會二家交易者也駟者其音

率也駟音子朗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孟康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當買而買故得利

少而十得其三廉賈貴乃 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

蜀夫妻推輦行師古曰步車曰輦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

求近處處葭萌

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志屬廣漢葭音家

唯卓氏曰此地陜

薄吾聞嶠山之下沃墜下有跋鴟至死不飢

孟康曰跋音躡

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漑師古曰孟說非也跋鴟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飢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躡鴟

也民工作布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

山鼓鑄

師古曰即就也

運籌筭賈滇蜀民

師古曰行販賣於滇蜀之間也滇音丁賢反

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黽結民富埒卓氏

師古

曰黽結西南夷也言程鄭行賈求利於其人也埒等也黽音直追反結讀曰騷

程卓既衰至成哀閒

成都羅哀訾至鉅萬初哀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

師古曰言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

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訾

次如苴

孟康曰平陵如氏苴氏也石氏勤力故言次二人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其人彊力謂羅哀耳訾次如苴自謂石氏之

饒財也苴音側于反

親信厚資遣之今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

餘萬哀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

師古曰謂王根淳于長也

依其

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

師古曰貸音吐戴反

擅鹽井之利期

年所得自倍

師古曰期音基

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

南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

有游閒公子之名

師古曰閒讀曰閑言其志寬大不在急促公子者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舉動性

行有似之也若今言諸郎矣

然其贏得過當喻於媷嗇

師古曰喻讀為愈愈勝也媷細也嗇

愛也言其於利雖不及汲苟得然所獲贏餘多於細委者也媷與織同下云周人既織義亦類此

家致數千金

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

家自父兄子弟約類有拾印有取

師古曰類古俯字也俯仰必有所取拾無

鉅細好惡也

貫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

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

師古曰刀姓間

名也刀音貂

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間收取使之逐魚鹽

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

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刀

孟康曰刀間能畜富豪奴故或有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

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無將止為刀氏作奴乎無發聲助也

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

力也刀間既衰至成哀間臨苗姓偉嘗言五千萬

師古

曰姓姓
名偉

周人既熾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師古曰轉轂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

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

家相矜以久賈孟康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之中要衝之所若大街衢故其賈人無所不至而多得利不憚久行也中音竹仲反過邑不入門設

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師古曰十千萬即萬萬也言其財至萬萬也一曰至

十萬者千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

仲訾亦十千萬莽皆以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

能得其利師古曰法武帝者言用上式東郭咸陽孔僅等為官也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孟康曰若今吏督租穀使上道輸在所也師古曰於京師

前漢傳之二

後序

四方諸道督其租耳道者非謂上道也

秦之敗也豪桀爭取金玉任氏獨

窘倉粟

師古曰取倉粟而窘臧之也窘音工孝反

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

種米石至萬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

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賈

任氏獨取貴

師古曰言其居賈之物不計貴賤唯在良美也賈讀曰價

善富者數世

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

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

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

師古曰任公任氏之父也言家為此

私約制也晉灼以為任用公家之約此說非也

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橋桃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

萬鍾計

孟康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一人能致富若此師古曰此說非也塞斥者言國家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桃

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桃以萬鍾計者不論斗斛千萬之數每率舉萬鍾而計之著其饒多也

吳楚兵之起

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貲子錢家

師古曰行齎者須齎糧

而出於子錢家貲之也貲謂求假之也音吐得反

子錢家以為關東成敗未決莫

肯予唯母鹽氏出捐千金貸

師古曰貸謂假與之音吐戴反

其息十

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母鹽氏息十倍用此

富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氏盡諸田

師古曰氏讀曰抵抵歸也

田

牆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衰

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

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政樊少翁王孫大卿

為天下高訾

師古曰王君房賣丹樊少翁及王孫大卿賣政亦致高訾言讀與資同高訾謂多次資財

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

雄傑交王莽以為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此其

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師古曰顯與專同顯利

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楊以

田農而甲一州孟康曰以田地過限從此而富為州中第一也翁伯以販脂而

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踰侈質氏以洒削而鼎食

服虔曰治刀劍者也如淳曰作刀劍削者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洒濯也削謂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惡者主為洒刷之去其垢穢更

飾令新也洒音先禮反削音先召反濁氏以胃脯而連騎晉灼曰今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燂羊胃

以未椒薑坩之暴使燥是也師古曰燂音似兼反坩音蒲頓反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

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

卓宛孔齊之刁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

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曰錮亦謂專取

之也皆陷不軌奢替之惡又况拙冢搏掩犯姦成富

師古曰搏掩謂搏擊掩襲取人物者也搏字或作博曲叔稽發

一說博六博也掩意錢之屬也皆戲而賭取財物雍樂成之徒師古曰姓曲名叔姓稽名發猶復齒列師古曰身

為罪惡尚復與良善之人齊齒並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貨殖傳卷第六十一

貨殖傳卷第六十一 貨殖傳卷第六十一 貨殖傳卷第六十一 貨殖傳卷第六十一 貨殖傳卷第六十一

游俠傳第六十二

班固

漢書九十二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

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覬幸也覦欲

也幸得其所欲也覬音冀覦音諭又音諭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師古

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權不移於下也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失

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

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

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齊桓晉文周之霸也陪重也陵夷至於戰國合從

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從音子容反繇是列國公子

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信陵君魏無忌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春申君黃歇

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雞

鳴狗盜無不賓禮

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鳴而得亡出關因狗盜而取狐白裘也

而趙相虞

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

師古曰魏齊虞卿之交也將為范雎所殺卿救

也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

師古曰秦兵圍趙趙相平原君告急於無忌無忌因如姬以竊兵符矯魏信侯命代晉鄙為將而今朱亥鎚殺晉鄙遂率兵救趙秦兵以

卻而趙得全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搯擊而游談者以

四豪為稱首

師古曰搯捉持也擊古手腕字四豪即魏信陵以下也搯音厄

於是背公死黨

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跡闊

未之匡改也

師古曰匡正也

是故代相陳稀從車千乘而吳

漢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

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

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覲而慕

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

而不悔師古曰季路孔子弟子也姓仲名由衛人也衛有蒯瞶之亂季路聞之故入赴難遇孟厲石乞以戈擊之斷纓季路

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仇牧宋大夫也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趨而至手劒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首齒著于門闔言游俠之徒自許節操

同於季路仇牧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師古曰論語載曾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

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

禁而反正乎師古曰視讀曰示繇讀曰由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臯

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下皆類此而六國五伯之臯人也夫四豪者

又六國之臯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
殺生之權其臯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
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
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
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
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
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
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

魁

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

俠聞所臧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

終不伐其能飲其德

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

諸所

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之餘財

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輶牛

晉灼曰輶輶也輶牛小牛也師古曰輶

重挽也音工豆反晉說是也

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

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向也

既陰

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

延頸願交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

及也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

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

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傳音張

反應

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

吾知其無能為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

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

若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

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

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

師古曰符離沛郡之縣也

是時濟南閻氏陳周膏亦以豪聞

師古曰閻音開

景帝聞

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毋辟陽翟薛

況陝寒孺紛紛復出焉

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焉梁國之姓韓名毋辟陽翟屬蜀類

川陝即今陝州陝縣也薛况寒孺皆人姓名也辟讀曰避

郭解河內軹人也

師古曰溫善軹音只

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

靜悍

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

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槩

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

也感槩者感意氣而立節槩也

不使意所殺甚衆以軀藉友報仇

師古曰藉

古藉字也藉謂借助也

臧命作茲剽攻

師古曰臧命臧亡命之人也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剽音匹

妙休乃鑄錢掘冢

師古曰不報仇則攻則鑄錢發冢也

不可勝數適有

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

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

師古曰自好喜

為此名也喜音許吏反

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

師古曰振謂舉救也矜夸恃也

其

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眊眊如故云

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心本猶言本心也眊

音崖眊音績眊又音五懈士懈反解具在杜欽傳

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讎不

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執

師古曰負持也

與人飲使之酌非

其任彊灌之

師古曰盡爵曰醕其人不可飲而使盡爵乃彊灌之故怨怒也醕音子笑反彊音其兩反

人怒

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

子賊不得

師古曰翁伯解字也

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

使人微知賊處

師古曰微伺問之也

賊窘自歸

師古曰窘困急

具以實

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

師古曰除去其罪也

去音丘呂反

臯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

師古曰多猶重

益附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

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

不脩也

師古曰邑屋猶今人言村舍也

彼何臯乃陰請尉史曰是人

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

師古曰踐更為踐更之卒也脫免也更音工衡反脫音它活反

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

師古曰直當也次當為更也數音所角反

怪之問

其故解使脫之箕踞者廼肉袒謝臯少年聞之愈

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

十數終不聽

師古曰居中間為道地和輯之而不見許也

客廼見解解夜見

仇家仇家曲聽

師古曰屈曲從其言

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

在間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解柰何從它縣奪人

邑賢大夫權乎廼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

去令洛陽豪居間廼聽

師古曰庸用也且無用休待洛陽豪更言之廼從其言也

解

為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

騎師古曰不以馬騎自隨也

不敢乘車

入其縣庭

師古曰所屬之縣也

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

出之如淳曰事可爲免出者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師古曰厭滿也一瞻反

然後迺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爲用邑中

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

舍養之師古曰舍止也言解多臧亡命喜事少年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歸解故夜將車來迎取其人居止而養之

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師古曰中充也三訾言財不充會徙之數也中音竹仲反其

下亦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

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師古曰將軍爲之言

是爲其所使也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

縣掾鬲之師古曰鬲塞其送不令解得之也鬲與鬲同解兄子斷楊掾頭解

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驪師古曰知邑謂先相知

人又殺楊季主季主家士書人又殺闕下

師古曰於闕下殺上

書上聞迺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

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

師古曰出解於關也籍少

翁已出解解傳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

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爲而

解所殺皆在赦前軼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

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

斷舌吏以責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爲

誰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

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辜甚於解知殺

之當大逆無道

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

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

極衆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

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

師古曰中讀皆曰仲

太原魯翁孺

臨淮兒長卿

師古曰見音五奚反

東陽陳君孺雖爲俠而恂恂

有退讓君子之風

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也音荀

至若北道姚氏西

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

師古曰據京師而言指其東西南北謂也

姓佗名羽字公子佗古他字

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

足道哉此廼鄉者朱家所羞

師古曰鄉讀曰嚮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

師古曰萬音矩

長安熾盛街閭各有

豪俠章在城西柳市

師古曰漢宮闕疏云細柳倉有柳市

號曰城西萬

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

師古曰章從京兆也

侍中諸

侯貴人爭欲指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其懼

其後京兆不復從也

師古曰更不以章自隨也

與中書令石顯相

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

權擅執免官歸故郡顯貲巨萬當去留牀席器物

數百萬直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歎

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

師古曰言為石顯所哀憐

石君家破不

能有以安也

師古曰言力不能救

而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

萬氏反當以為福邪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

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

服虔曰作箭者姓張

名酒市趙君都賈子光

服虔曰酒市中人也

皆長安名豪報仇

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

護少隨父爲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

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

之材何不官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爲

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

五侯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

師古曰不相經過也

唯護

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

長者尤見親而敬衆以是服爲人短小精辯論議

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不俱爲五侯上客長

安號曰谷子雲筆扎樓君卿脣舌言其見信用也

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

喪樓君卿久之乎阿侯舉護方正師古曰王譚也為諫大

夫使郡國護假貸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令護監之貸音吐戴反多持幣

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

跡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

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

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

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

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宜彊諫反

兩立間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它職事去主

簿終身廢錮後護復以薦為廣漢太守元始中王

莽為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

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

寬三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

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師古曰舉姓名而捕之也護執寬莽大喜

徵護入為前輝光師古曰莽分三輔置前輝光後丞烈以護為之輝音暉封息鄉

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群起

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為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

所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

失執賓客益衰至王莽篡位以舊恩召見護封爲

樓舊里附城

師古曰莽爲此爵名効古之附庸也

而成都侯商子邑爲大

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

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

子上壽

師古曰言以父禮事

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

坐

師古曰鄉讀曰嚮

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

蘇林曰邑字公子也

初護有

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媪同食及

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

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

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

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弈師

曰博六博
弈圍碁也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在高紀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

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廼賜遂璽書

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

寧時在旁知狀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史家追書故有其字耳君寧遂妻名也云妻知負博

之狀者著舊恩之深也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

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尉遵

少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

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

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如淳曰為後進人士之冠首也並入公府公府

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

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師古曰言每曹

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師古曰案舊法令而罰之侍

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

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

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師古曰優禮賢士而尤敬重遵謂西曹

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廼舉遵能治三輔

劇縣補郁夷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久之與扶風相失師古曰意不相得也

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

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

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

因到遵門遵者酒師古曰者每大飲賓客滿堂輒

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師古曰既

投車轄也而說者便欲改轄字為館云門之館嘗有部刺史

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

見遵母師古曰霑溼言其大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

會狀母廼令從後閣出去師古曰以其前門關遵大

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

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臧

去以為榮師古曰去亦臧也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

音丘呂反又音舉

懷之唯恐在後

師古曰懷來也謂招來而禮之

時列侯有與遵同姓

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

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竒遵材在位多

稱譽者繇是起爲河南太守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既至官當遣

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

遵馮几

師古曰馮讀曰憑

口占書吏且省官事

師古曰占隱度也口隱其辭以授吏

也占音之瞻反

書數百封親跡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

免初遵爲河南太守而弟級爲荊州牧當之官俱

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

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

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

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

師古曰藩車車之有屏蔽者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誦謳遵起舞跳

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卧遵知飲酒飲

宴有節師古曰宴食曰飲飲音於庶反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濁肴

師古曰湛讀曰沈又音耽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汗印鞞師古曰此鞞謂

印之組也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賓客

愈盛飲食自若師古曰言自如其故久之復為九江及河內都

尉凡三為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

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

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師古曰而遵質正也

晝夜呼號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師古曰屬連續也音之欲反

先是黃門郎楊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

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

井之眉師古曰眉井邊地若人目上之有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

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徽一旦更礙為

窻所鞣師古曰纏徽井索也更縣也窻井以輒為窻者也鞣擊也言瓶忽縣礙不得下而為井窻所擊則破碎也更音上緝

反窻音丁浪反鞣音雷諸家之說或以更為更或音衛又以窻為窻皆失之窻音側救反身提黃泉骨肉

為泥師古曰提擲也擲入黃泉之中也提音徒計反自用如此不如鳴夷師古曰鳴夷韋

囊以盛酒即今鳴夷膝鳴夷滑稽腹如大壺師古曰滑稽園轉縱捨無窮之狀滑音骨稽音

雞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師古曰盡猶音日也常為國器託於屬

車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鷗夷也屬音之欲反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

是言之酒何過乎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下類此遵大喜之師古曰喜好愛也音

許吏反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

身自約師古曰約猶束也不敢差跌師古曰跌音徒結反而我放意自恣

浮湛俗間師古曰湛讀曰沈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

顧不優邪師古曰顧念也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

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

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

陽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也竦為賊兵所殺李奇曰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去因為賊所殺桓譚

以為通人之蔽也

更始至長安大臣蓋為遵為大司馬護軍與

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

鄧展曰颯音立

單于欲脅誑遵遵陳

利害為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

朔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

師古曰陽翟潁川之縣也

涉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

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

受之以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

還南陽賻送行喪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

扶風謁請為議曹

師古曰禮畢行喪終服也

衣冠慕之輻輳為大

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爲谷口令

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今之雲陽谷口是其處也

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爲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爲殺秦氏亡命歲餘逢救出郡國

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慕之

師古曰五陵謂長陵

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朝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數也而說者以爲高祖以至茂陵爲五陵失其本

意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闐門

師古曰闐字與寘同音大

千反在所間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

世結髮自脩以行喪推財禮讓爲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應

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迺慕

宋伯姬及陳孝婦

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恭公卒伯姬實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

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戒屬孝婦曰幸有老母吾若不來汝善養

吾母孝婦曰諾夫果死孝婦養姑愈固其父母將取嫁之孝婦固欲自殺父母懼而不取遂使養姑淮陽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十

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

不幸壹為盜賊所汗遂行淫失

師古曰失讀曰佚

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

師古曰還讀曰旋謂反歸故操

涉

自以為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

儉約非孝也迺大治起家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

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任涉慕之

迺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任人不肯從謂之原

氏仟費用印富人長者

師古曰印音牛向反

然身衣服車馬纔

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

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

里宅者

師古曰在此里之中宅上

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

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潔埽除沐浴待涉還

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卧地不收涉何心鄉

此

師古曰鄉讀日向

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廼側

席而坐

師古曰禮有憂者側席而坐今涉卹人之喪故側席

削牘為䟽

師古曰牘木簡也䟽音所

慮反

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

師古曰飯音扶

晚反含音胡紺反

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昧皆會

師古曰昧音徒結反

涉親

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迺

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為棺斂勞俸畢葬

師古曰勞俸謂

慰勉賓客也棺音工喚反斂音力
贍反勞音即到反俸音郎代反

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

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賓

客多犯法臯過數上聞王莽數收繫欲殺輒復赦

出之涉懼求為卿府掾史欲以避客文母太后喪

時守復土校尉

蘇林曰文母太后元后也

已為中郎后免官涉欲上

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歐上茂

陵

師古曰歐與驅同

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

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

陵守令尹公

師古曰守茂陵令未真爲之

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

大怒知涉名豪欲以示衆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爲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臯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

師古曰令涉如故著衣服也復音扶目反

初涉與

新豐富人祁大伯爲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爲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爲府吏涉刺客如雲

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爲寒心涉治家舍奢僭踰制

臯惡暴著主上知之今爲君計莫若墮壞涉家舍

條奏其舊惡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

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以爲真令涉繇此怨王

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

游公母即祁大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

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師古曰殺游公及其父涉

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師古曰隱匿其情也好殺睚

眦於塵中獨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

弟多薦涉能得士死可用莽迺召見責以臯惡赦

賞師古曰賞謂寬其罪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

安敗師古曰無幾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

石長吏以應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

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

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徒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

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為建主簿涉亦不怨

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

復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師古曰言以涉為魚肉不以人遇之涉

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徒建內恨恥

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

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

千乘共送涉至獄建遣兵追徼取涉於車上師古曰徼要也

音工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帝師古曰自哀縣其首

平間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

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

叔皆有謙退之風師古曰馬領北地之縣繡漕皆姓也漕音才到反中讀曰仲王莽居

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師古曰指其名而捕之素善

强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泛以問建師古曰泛者以常語問之不切

責也泛音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數劍反

無所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遊

復以俠聞於世云

游俠傳第六十二

游俠傳第六十二

佞幸傳第六十三

班固

漢書九十三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此

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

師古曰婉順也媚悅也

與上卧

起公卿皆因關說

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關係

故孝惠時郎

侍中皆冠駿驥貝帶

師古曰以駿驥毛羽飾冠海貝飾帶駿驥即驚鳥也駿音峻驥音儀說在司馬

栢如

傳脂粉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

臣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官者則趙談北宮伯子

師古

曰姓北官名伯子

孝武時士人則韓嫣

師古曰嫣音偃

官者則李延

年孝元時官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

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

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稅侯金

賞師古曰稅音丁護反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為侯二人之寵

取過庸不薦師古曰纒過於常人耳不能大厚也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

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

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敕無

所虧損師古曰敕整也為其小妻所毒薨國除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

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濯讀曰濯音直孝反文帝嘗夢欲上天不

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師古曰衣尻帶

後謂衣當尻上而居革帶之下處

覺而之漸臺

師古曰覺謂寢寐之寤也未央殿西南有蒼池池中有漸臺覺

音工

孝反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

師古曰默而視之求所夢者

見鄧通其衣

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

也文帝甚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

好外交

師古曰專謹曰愿音願又音原

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

賜通鉅萬以十數

師古曰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

官至上大夫文帝

時聞如通家游戲

師古曰間謂投隙私行不公顯也如往也

然通無他技能

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

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

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師古曰嚴道屬蜀郡縣有鑿吏曰道

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

上嗽吮之師古曰嗽音山角反吮音自充反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

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

太子齧癰師古曰齧齧也齧出其膿血齧音仕客反太子齧癰而色難之已

而聞通常爲上齧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其下類此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常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

通盜出徼外鑄錢師古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塞者以障塞爲名徼者取徼遮之義也徼音

工爲反下吏驗問頗有遂師古曰遂成也成其罪狀竟案盡沒入之通

家尚負責數鉅萬張晏曰顧人采銅鑄錢未還庸直而會沒入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積其前後所犯合沒

官者數多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尚負責數鉅萬故云吏輒隨沒入之耳非負責顧庸之私直長公主賜鄧通師古

曰即館陶長公主文帝之女

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

公主乃令假衣食

晉灼曰使假貨而私為償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公主給其衣食也而號云假借之耳非

通自有也恐吏沒入故託云然此所謂不得名一錢

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趙談者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積當之孫也武帝為膠東王

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

騎射聰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

師古曰言舊自便習

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

師古曰擬比也

始時

嫣常與上共卧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

子車駕趨通未行師古曰已稱趨止行人訖而天子未出也先使媯乘副車從

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

伏謁道旁師古曰辟去其從者而身獨伏謁也辟音關媯驅不見既過江都

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師古曰還爵封於天子也入宿衛比

韓嫣太后繇此銜媯媯侍出入永巷不禁師古曰言上恣其出

也入以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媯死上為謝終

不能得媯遂死媯弟說亦愛幸師古曰說讀曰悅以軍功封

案道侯巫蠱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雒侯師古

日雒字或作頡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師古曰在韓信傳未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樂人也延

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

師古曰掌天子之狗於其中供事也

女弟得幸

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爲新變聲是

時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

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而李夫人

產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爲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

綬而與上卧起其愛幸埒韓

焉師古曰女埒等齊

久之延年第

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

師古

曰弛解也音式爾反

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氏外

戚之家也

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

衛青霍去病皆愛幸然亦以

功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

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

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

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

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

無外黨師古曰少骨肉之親無婚姻之家也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

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

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

傷人師古曰詭違也違道之辯忤恨眦眦輒被以危法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初

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

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

師古曰辟讀曰

僻師古曰立此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

師古曰立此議而白之宜

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

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

師古曰禮刑人不

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

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大夫

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

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辜房捐之

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臯鬚為城旦及鄭令蘇

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

畏顯重足一迹

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

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

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

師古曰倚依也

音芳綺反

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

若邪

師古曰纍纍重積也若若長貌纍音力追反

言其兼官據執也顯見左

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

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

師古曰遂音千旬反

脩救宜

侍幄帷

師古曰救整也

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遂請間言事

上聞遂言顯顛權

師古曰顛與專同其下類此

天子大怒罷遂歸

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

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

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

師古曰
度過也

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

師古曰
言不見

此理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

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

目有以間已

師古曰間
音工覓反

迺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顯

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

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

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

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

事

師古曰過猶誤也屬
委也屬音之欲反

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

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

一軀稱快萬眾

師古曰稱音尺孕反

任天下之怨

師古曰任猶當也

臣願

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

憐財幸

師古曰財與裁同

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

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些言一萬萬師古

曰賂遺謂百官羣下所遺也些言讀與貲同

初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

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嫻已

師古曰嫻古訓

字訛諂也音所諫反

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邪貢禹為諫大

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

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為

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

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

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

定陶恭王

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力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

顯為長信中大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

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

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

師古曰滿讀曰憊三音闕

諸所交結以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

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曰

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

師古曰賈讀曰價

淳于長字子鴻魏郡元城人也少以太后姊子為

黃門郎未進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

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屬託太后及

帝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帝嘉長義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

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以

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

宮師古曰主猶專歲餘趙皇后得立上甚德之迺追顯長前

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

弊海內師古曰罷讀曰疲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

處師古曰陵置邑徙人以實之長奏令止所徙之家各還本處朕以長言下公卿議者皆

合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寧師古曰康安也其賜長爵關內

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

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系鉅萬師古曰系古累字也其下亦同多畜妻妾

淫於聲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后坐執左道廢處長

定宮而后姊嬖為龍頤思侯夫人晉灼曰嬖音靡寡居長與

嬖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因嬖賂遺長欲求復為

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

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嬖每入長定宮輒與嬖

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師古曰嫚褻汗也易輕也易音弋鼓反交通書

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

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以外親居九

卿位次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

私聞長取許嬪受長定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因

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

議語署置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其入為某官某人主某事具言其臯過根怒

曰即如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

根曰趣白東宮師古曰趣讀曰促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

師古曰佚讀與逸同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師古曰莽母於長舅之妻也上車當於異

處便於前上言不敬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

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迺免長官遣

就國初長為侍中奉兩宮使親密師古曰言為使者傳言語於太后及帝若

立趙飛燕之類

紅陽侯立獨不得爲大司馬輔政立自疑爲

長毀潛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

融從長請車騎

師古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爲嗣者也

長以珍寶因融重遣

立立因爲長言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

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

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毋長定官

師古曰毋古侮字

謀

立左皇后臯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

毋若歸故郡

師古曰若者其母名

紅陽侯立就國將軍卿大夫

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爲大司馬久

之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

師古曰酺音蒲

後酺有臯莽復殺

之徙其家屬歸故郡始長以外親親近

師古曰親近謂近幸於天子近

音其

其愛幸不及富平侯張放放常與上卧起俱

為微行出入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

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為郎

師古曰東宮官屬隨例遷

二歲餘

賢傳漏在殿下

師古曰傳漏奏時刻

為人美麗自喜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哀

帝望見說其儀貌

師古曰說讀曰悅

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

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

父為雲中候即日徵為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

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

月間賞賜綦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卧起嘗晝寢

偏藉上衷

師古曰藉謂身卧其上也衷古袖字

上欲起賢未覺

師古曰覺寤之寤也音工

効不反欲動賢迺斷衷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

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

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

賢廬

師古曰廬謂殿中所宿止處也

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

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

房云

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名故云椒風

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

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為

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為衛尉又以賢妻父

為將作大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

第北闕下重殿洞門

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謂門門相當也皆僭天子之制度

木

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

師古曰檻謂軒闌之板也綈厚繒也音徒

奚反

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

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

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師古

曰東園署名也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要以下玉為柙至足亦縫以

黃金為縷

又令將作為賢起冢必生義陵旁內為便房剛

柏題湊

孟康曰堅剛之柏也師古曰題湊解在霍光傳

外為徼道周垣數里門闕

罕見其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

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

師古曰謁者后之名

下有司

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平事者
迺以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

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

內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爲亂國制

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

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爲大司

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爲大司

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

竊重賢欲極其位

師古曰竊益也

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日

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舅伍宏以

鑿待詔與校祕書郎楊閔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

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

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宜皆知宏及相

丹諸侯王后親師古曰桐姓也音許羽反而宜除用丹為御屬吳

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吳得興其惡心

因醫技進幾危社稷師古曰幾音巨依反朕以恭皇后故不忍

有云師古曰恭皇后謂丁后即哀帝母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

義折消未萌師古曰未萌謂禍難之未生者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

非君上阿為宜吳師古曰以君上為非懷此心也反痛恨雲等揚言為

羣下所究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

師古曰見見天子

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

師古曰

日於讀曰烏戲讀曰呼

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

師古曰將謂將為逆亂

是以季

友鳩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

師古曰季友魯

桓公少子莊公母弟也叔牙亦桓公子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兄慶父故季友使鍼季鳩之公羊傳曰季子殺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弟

君臣之義也趙盾晉大夫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出奔而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

子曰不然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朕

閔將軍陷于重刑故以書飭師古曰飭與勅同將軍遂非不

改復與丞相嘉相比師古曰比謂比同也音頻寐反今嘉有依得以罔

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孟康

曰易曰噬膚滅鼻噬食也膚膏也喻爵祿恩澤加之不忍誅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易噬嗑卦九二爻辭曰噬膚滅鼻噬膚者言自齧其肌膚詔云爲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也

就上票騎將軍印綬罷歸

就第遂以賢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

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

戎師古曰悉盡也統領也辟君也元戎大衆也言爲元戎之主而統之也辟音必亦反折衝綏遠匡正庶

事允執其中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以將爲命以兵

爲威可不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

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

在卿位徙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

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

丁傅之右矣

師古曰
右上也

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

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

譯

師古曰傳
語之人也

上令譯報曰

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迺起拜賀漢得賢

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

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

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

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却入賢至中門光入

閣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

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

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

師古曰
侔等也

是時成帝外家王

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爲太子時爲庶
子得幸及即位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
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闔爲中常侍闔
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空爲郡守病免爲中
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闔爲賢
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
謂闔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迺堯
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
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蓋咸自謂闔性有知略聞咸
言心亦悟迺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

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

悅後上置酒麒麟殿

師古曰在未央宮

賢父子親屬宴飲王

闕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

師古曰言酒在體中從

容視賢笑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闕進曰

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

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

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左右皆恐於是遣闕出後不得復侍

宴賢第新成功堅

師古曰言盡功力而作之極堅牢也功字或作攻攻治也言作治之甚堅牢

其外

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

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

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

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

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

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馬中賢不

知所爲詎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

闕下冊賢師古曰即就也曰間者以來陰陽不調菑害並臻

師古曰菑古災字元元蒙辜師古曰蒙被也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

侯賢未更事理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爲大司馬不合衆心非

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

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

請發賢棺至獄詆視師古曰謂發冢取其棺柩也詆驗也音軫莽復風大司

徒光奏賢師古曰風讀曰諷光孔光也質性巧佞翼姦以獲封侯師古

曰翼進也父子專朝兄弟並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冢壙

放效無極不異王制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費以萬萬計國家爲

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爲使者禮師古曰言不敬天子之使受賜不

拜臯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

復以沙畫棺師古曰以朱砂塗之而又畫也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

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師古曰以此物棺斂也棺音工喚反至

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

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爲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

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謹

譁鄉其弟哭幾獲盜之

師古曰陽往哭之實欲竊盜也鄉讀曰嚮幾讀曰異

縣官斥

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診其尸

師古

曰羸露形也音郎果反

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刳去大司

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而大怒以它

臯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

侯而王閔王莽時爲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官

世祖下詔曰武王克躬表商容之閭

師古曰商容躬賢人

閔修

善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以閔子補吏

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贊曰柔曼之傾意

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

非獨女德蓋亦

有男色焉觀籍閱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

盛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

繇道

師古曰言本不以德進繇讀與由同

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

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

之際國多釁矣

師古曰釁謂閒隙也

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

不彊棟幹微撓

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

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

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

師古曰謂廢皇太后趙氏為孝成皇

后退居北宮哀皇后傅氏退居桂宮

各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

損者三友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王者不私人以官

